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非洲發展援助中的台灣經驗：馬拉威的故事

Taiwan's Experience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Story of Malawi

doi:10.30390/ISC.200912_48(4).0005

問題與研究, 48(4), 2009

Issues & Studies, 48(4), 2009

作者/Author：劉曉鵬(Philip Hsiaopong Liu)

頁數/Page：127-15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912_48\(4\).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912_48(4).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非洲發展援助中的台灣經驗： 馬拉威的故事

劉曉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從發展援助的諸多問題切入，追溯台灣協助非洲國家發展經濟的歷史，並以交往四十二年的馬拉威為例，檢討台灣援助非洲的成果。作者認為按市場機制的農業合作才能持續有效，純粹善意的農業援助則會受到許多當地因素制肘，不但難以改善貧困，還容易引起受援者依賴與怨懣。

關鍵詞：發展援助、馬拉威、非洲、農技合作

* * *

新聞部長帕特里夏卡利亞蒂夫人 (Patricia Kaliati) 將馬台 42 年「邦交」比作「失敗的婚姻」。「我們渴望發展，可是台灣給馬拉威所帶來的變化卻太少太少」卡利亞蒂夫人感慨地說。^①

壹、前言

台灣與馬拉威自 1966 年建交，到 2008 年初正式結束，馬國斷交的手法粗糙，曾在台灣引起很大的波瀾。但與其它非洲邦誼一般，人民也很快地忘卻了這個交往了 42 年的朋友。事隔近兩年，從激情到平靜，正適合回顧這段感情。

台灣的邦交與援助密切相關。由於外在環境不允許台灣有正常的國際關係，所以常需藉著援助來維持邦交。在對方以承認回饋的同時，台灣獲得在國際法下所需的國際人格。這種互利的結構類似購買感情，故常被譏為凱子外交。但就台灣而言也有一套牢不可破的理論：台灣有今天的生活水準就是外援成功的鐵證。在回饋國際社會的同時，若能同時多交朋友，誰曰不宜？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援助落後國家是先進

註① 劉金海、田野，「探訪中國新建交國—馬拉威」，新華社，2008 年 3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06/content_7730488.htm，2009 年 3 月 10 日下載。

國家的義務，而台灣的外援經費與許多先進國家相比，尚有不足。

因此，援助落後國家長期以來是台灣外交史上不可或缺的主軸，特別是針對非洲地區，台灣已經持續不斷地援助了半世紀。援助的種類很多，本文對援助的定義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發展援助的解釋為準，即由援助國政府以優惠條件協助受援國政府提升社會福祉與經濟發展。^②作者將先從援助的概念及非洲國家的態度與條件切入，解釋為何台灣過去半世紀對非洲農業援助成效有限。接著以馬拉威為例，回顧台灣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中協助該國政府糧食自給，結果不但成效受到奚落，馬國還改而擁抱對該國糧食生產毫無興趣的新朋友，最後也將分析台灣應從這個經驗中獲取什麼樣的教訓。

由於台灣的農業技術團名稱隨時代演進而有農耕隊、農技團或技術團的稱呼，為了閱讀方便，本文將一律稱作「農技團」。此外，由於兩岸譯名不同，馬拉威（Malawi）的稱呼雖然在對岸文獻稱「馬拉維」，本文一律稱作「馬拉威」，尚比亞（Zambia）則改稱「贊比亞」。作者期望透過追溯台灣對馬拉威長期農技援助，能夠對發展援助理論有所貢獻，也對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貳、援助非洲的問題

外援的歷史相當的短暫，大約始於二次大戰之後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又稱歐洲復興計畫。美國只花了大約四年的時間，以一百三十億美元的代價，拯救了歐洲戰後的殘破經濟。歐洲經濟復甦給了許多人信心，認為可以同樣的模式幫助世界上其它地區。這樣的信心使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或美國國際合作發展總署等專業性援外機構發展更為健全，透過援助使人類共享福祉的觀念因而逐漸普遍化。馬歇爾計畫的傳奇影響深遠，到了 2005 年，英國仍然倡議非洲馬歇爾計畫解決非洲經濟問題。

從馬歇爾計畫之後，扶助落後地區，使其與進步國家共享經濟成果，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似乎成爲一種共識，然而這也使得許多貧窮國家甚至將接受外來援助視爲一種權利。本世紀首先獨立的國家—東帝汶—在獨立演說時就指出，它寄望國際社會的援助協助她擺脫貧窮。^③同樣的時間在非洲，馬利（Mali）前文化部長 Aminata Traoré 寫信給法國總統，指責富國愈援助，使非洲國家愈貧困。^④一個獨立的國家準備倚賴外來生存，甚至向外國元首抱怨自己窮似乎異於常理，因爲那完全違反「獨立」的基本認

註② 參考 OECD definition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D=6043>, 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註③ 東帝汶總統獨立演說見“Gusmao's Speech,” *BBC News*, May 19,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1997437.stm>, 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註④ Aminata Traoré, *Lettre au président des Français à propos de la Côte-d'Ivoire et de l'Afrique en général* (Paris: Fayard, 2005), p. 28.

知，但這也看得出外援普遍化的觀念可能有扭曲之處。

在歷史上，如同國內問題一般，國際間貧富永遠也不會平衡。人類經濟發展在各地區之間從來沒有平衡過，也隨著時代有不同的變遷。如中國經濟曾領先全球，但在近代被歐洲追過，而現在又重新崛起。其次，經濟落後地區與進步地區的交往，歷史上很少以慈善或人道為基礎，多半是進步地區基於自利對落後地區或威嚇、或占有、或貿易、或遺忘。以近世歐洲殖民非洲的進程而言，當雙方從 15 世紀開始交往時，歐洲人只在沿海進行貿易活動，沒有走入內陸的興趣。大規模瓜分與殖民從 19 世紀才開始，然而隨著殖民利益的拓展，在接下來不到一個世紀間，現代科技、西方經濟制度與交通建設被帶進非洲大陸。

Hubert Lyautey 曾在 19 世紀末擔任法國駐馬達加斯加軍政府的總督，就指出他作戰的對象其實是「疾病、文盲、種樹、築路、建學校。」^⑤易言之，歐洲人自私地追求利益而剝削非洲人的同時，非洲許多地區獲得飛快的建設。今天歐洲人的殖民史在非洲不全然是負面的記憶，反而是許多非洲國家經濟上最豐饒的時刻。賴比瑞亞共和國—電影「血鑽石」的背景—是少數未被歐洲殖民的非洲國家。該國人士對自己經濟始終難以發展有個著名的冷笑話：「就是因為沒有被殖民過，所以沒人留下任何好東西給賴比瑞亞。」

援助既興起於二戰之後，自然不免和冷戰掛勾。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鬥爭，也競相以援助的名義鞏固盟邦。在這個過程當中，成功的例子如馬歇爾計畫固為眾人所熟知，但西歐在戰前的工商業能力就很強，馬歇爾計畫其實只是恢復其原有能力。相較之下，比較落後的台韓接受美援扶持而成功的故事，反而更成為外援成功更好的「範本」。時至今日，南韓成功的經驗仍常被學界拿來與迦納對比。南韓在 1950 年代與迦納的人均所得幾乎相同，到 1990 年代領先六倍，今天已差不多三十倍了。

然而，持「範本」看法的人，事實上是把外援當作是一種可以複製的產業，只要投入若干資金，在任何地區套用同樣的公式，就可以產生類似的成功產品。然而套用範本以獲得成功卻暗示，發達者可以替落後者制定經濟計畫。但每個國家的條件差太遠，無論如何精細地為他國設計都難保無瑕疵，何況經濟發展牽涉到的複雜程度絕非投入與產出如此簡單，任何變數都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成果。台韓與大多數第三世界受援者產生不同的結果，也間接證實在台韓身上所產生的有效的外援可能只是特例。以台灣的成功因素而言，根據 Neil Jacoby 的歸納，首推台灣人民的教育程度，其次是日本留下的人才與基礎建設、大陸來台人士的行政能力與穩定的政府，最後才是美援的投入。^⑥

註⑤ Sanche De Gramont, *The French: Portrait of a Peopl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9), p. 182.

註⑥ Neil H.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7), pp. 240–241. 相關著作亦可參閱 Thomas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M.E. Sharpe, 1986).

雖然有研究將援助非洲失敗歸咎外援單位，也有學者認為要再加碼援助，^⑦但對半個世紀來已吸收超過一兆美金援助的非洲，更多的著作持悲觀看法。援助非洲與台灣當年接受美援大不相同，外來協助幾乎必須要擴及經濟的每一方面－政治制度、公共服務、醫療、教育、基礎建設－才有可能成功。^⑧如此任何單一的援助計畫成功機會則很低。世界銀行在 1990 年代初做的研究顯示，就技術援助而言，非洲的成效最令人失望，而且這些援助對非洲「破壞比建設還快」。^⑨

因為發展援助多以政府關係為連繫，故援助的背後很難排除政治目的。當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間摻雜了政治目的，不但援助者可能自行去創造無效的需求，^⑩援助的資源也很難免去協助沒有效率的受援國政府。同時，進口援助必定損及正常的市場供需功能，可能對受援國的經濟傷害大於協助，因為失去市場功能的同時，受援國失去自我成長的機會，也可能因此養成不勞而獲的依賴性。如此一來的惡性循環使得受援者無法擺脫貧窮，只好用尊敬與服從－他們惟一擁有的貨幣－去換取外來協助。

但是卑躬屈膝勢必引發心理問題，因為必須像過去殖民時代一般服從，又形成對許多西方援助者「新殖民主義」指控。^⑪馬利文化部長那封給法國總統公開信所折射的，就是許多非洲國家雖然享受了外來援助又是獨立運動的勝利者，但仍然很容易地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換句話說，即使努力協助非洲國家發展，仍然可能受到非洲國家的指責。

楊西崑：「(台灣援助非洲)旨在使政治獨立後的非洲國家，能進一步達到經濟獨立。」^⑫

參、台灣對非洲的援助

台灣援助其他國家的基礎，根據林德昌教授分析，目的就是希望藉由從傳統農業發展起來的台灣經驗，做為他國仿效的範本。^⑬台灣和非洲在傳統農業上有很大的不

註⑦ 前者請參閱 Carol Lancaster, *Aid to Africa: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Do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後者請參閱 Jeffrey D. Sachs,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註⑧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SG, 2009), p. 37.

註⑨ Roger Riddell, *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06.

註⑩ 同前註，頁 205。此外，前世界銀行官員 Thomas Dichter 強烈認為外援單位創造無意義的需求是阻擋發展的關鍵。見 Thomas Dichter,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Wh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the Third World Has Faile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註⑪ 有關新殖民主義，請參閱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Thomas Nelson & Sons, 1965)；Gwendolyn Carter and Patrick O'Meara (eds.), *African Independence: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註⑫ 外交部週報 (台北：中華民國外交部)，第 1051 期 (1971 年 6 月 15 日)，頁 14。

註⑬ 林德昌，*海峽兩岸援外政策之比較研究* (台北：成文，1999 年)，頁 189~191。

同。中華文化原本就強調精耕細作，而台灣日據時期又強調糧食生產，故技術人員和基礎設施的實力原本就雄厚。日本人離開後，即使中國內戰使台灣人口暴增，在國民政府與美國同時努力下，糧食生產能力不但自足，尚可供外銷，為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而非洲傳統上由於自然環境惡劣，使糧食生產上多走粗放路線，歐洲人則因此認為非洲土地和自然環境不適合生產糧食，故殖民期間強調生產經濟作物，再出售換取糧食，來餵飽日益增加的人口。

獨立後的非洲領袖擔心糧食仰賴進口有損國家安全，也希望出口賺來的外匯可以投資在其它國家建設，普遍希望增加國內糧食生產。因此與非洲相較，台灣在糧食生產技術上就有了相對的優勢。不過嚴格來說，在 1960 年代初期，台灣要幫助非洲國家「經濟獨立」是很奇特的現象，因為不太符合富國援助窮國的概念。而且即使台灣有糧食生產上的優勢，現實條件也無法允許台灣到非洲去無償行善。

但政治解決了這層隔閡。台灣則為了維持在聯合國的地位，有意願對非洲大量新興獨立的國家示好，而為反共的台灣爭取更多友誼，不啻也是擴張美國在冷戰中的地盤。以美國當時的主流膚色、社會種族隔離狀況以及非洲的反殖民浪潮，在非洲拉攏新興國家的工作常有事倍功半之慨。故華府也願意私下出資，讓台灣到非洲去爭取盟國。於是在美、台、非三方政府的協力下，還不太富裕的台灣搖身成為援助國，到非洲去幫助其它國家發展農業。到六十年代末期，派遣的農技人員已達八百人之眾，分布最高達廿四個非洲國家。

稻米是台灣糧食生產的主力，也是台灣經濟穩定的基石。米雖然在殖民時代受非洲人喜愛，部分非洲地區也有種植紀錄，但並未普及，所以成為台灣農技的主要展示。台灣的農技團無論走到何處，若當地原來就有生產稻米的紀錄，幾乎都可以在示範區立即變出超過當地生產數倍的稻子。如果當地原本不生產稻米，也多半是從稻米種植示範下手。試圖「以稻米取代樹薯及玉米，成為非洲人的主食，改變非洲人的主食習慣。」^⑭

台灣農技團進行稻米示範及推廣工作有多重政治意義。對受援國政府而言，暗示著美國為首「自由世界」的正確性，證明只要照著台灣的方法做，該國就可以像台灣一樣走向豐衣足食、為該國的經濟發展指出一道明燈、並提供支持台灣國際地位的道德基礎。然而，稻米生長順利與否，不見得配合政治意願。常見的情形包括當地天候不適合稻米成長、受援國的農業政策根本與生產稻米背道而馳、教育與經濟基礎不足使機械容易損壞又難以維修、或地方無足夠人力供應種稻所需勞工。^⑮即使無法解決的

註⑭ 外交部週報，第 635 期（1963 年 6 月 20 日），頁 1。

註⑮ 氣候問題如賴索托太冷、利比亞太熱，台灣仍選擇生產水稻。農業政策問題如達荷美（今貝南）不願減少進口廉價米，打擊了農技團在該國的稻米生產。人力供應與機械維修問題普遍存在於各地。相關研究資料請參閱劉曉鵬，「回顧一九六〇年代中華民國農技外交」，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1995 年 3、4 月）；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出版，2004 年）；外交部非洲司與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台北：外交部，1976 年）。

問題不可勝數，我們仍常見農技團四處創造豐收的奇蹟。

台灣農技無敵的神話，今天依舊存在，豐收的視覺效果掩蓋了許多其它思考。前駐美代表吳釗燮公開指台灣「在一塊滿布石子又沒有水」的巴格雷屯墾區創造非洲最閃亮的綠色奇蹟，且「布吉納法索現在已經成為稻米輸出國」。^⑩台灣的確協助該墾區種出水稻，但主要的貢獻在於灌溉系統，布國政策上的配合與法國鉅資建立的水庫常被忽略。最重要的是該國食米依然高度仰賴進口，台灣米在市場佔有率極有限。布國人民受限於文化或生活水準等因素，仍喜食碎米，或米磨碎後製成品，故台灣技術種出的稻米雖然品質與構型皆屬上乘，卻也因價格而僅流通於較高收入人士，該國必須從它處進口品質較差的廉價陳年米以滿足大多數人民的需求。故即使台灣在該國努力了十多年，自給自足仍遙遙無期。^⑪

在協助非洲國家生產的同時，有不斷的成本效率問題、社會文化障礙、也常無法滿足受援國需求。但基於外交考量，台灣必須一直有農業成就才能確保最重要的政治支持。如此急切的外援，等於是外來的農業補貼和糧食贈予，非洲政府自然樂意接受。而既然政治超越市場考量，台灣農技團到何處去展示就多少成為政客們上下其手的機會。在賴比瑞亞，農技團不敷各政治勢力分配。在甘比亞，農技團成功地幫總統討好反對勢力。許多受援國政要的家鄉都可以看到台灣專家幫忙經營私人農莊，其中以尼日最為誇張，除了總統之外，台灣還得派人到包括最高法院院長、農業部長及總統管家等 11 名要人的農莊「展現農技」。^⑫

台灣農技為何能成為許多政治人物平衡國內政治勢力或回饋鄉里的手段？就算不考慮技術轉移的複雜性，農技團對所駐紮的農村，一定會帶來金錢收入與就業機會。稻米生產需要龐大的人力來構築基礎建設，雇工必定取自當地，收穫也屬於當地，再加上農技人員的消費能力，對非洲農村來說很可觀了。對於這批天上掉下來的收入，當地人自然大加稱頌，台灣人走到那裏都受到尊敬。

然而，如果台灣人不再來了呢？似乎也惟有扮演弱者，援助才會源源不絕，才會有廉價的維修、肥料、農藥及不斷更新的稻種。甘比亞的 Sapu 因近甘比亞河而適合生產水稻，過去四十年間，因為曾經與兩岸分別建交，故有台灣和中國農業技術人員分別駐紮。中國專家光臨時，會抱怨台灣專家自私地因為斷交而把技術文件扔到河裏，

註⑩ 林芥佑，「吳釗燮：台灣以技術援助友邦中共採金錢外交」，中央社，2007 年 5 月 11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5/12/n1707827.htm>，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註⑪ 就在吳釗燮宣稱布吉納法索成為「稻米輸出國」後 1 個月，該國農業部長公佈國內生產稻米只能滿足需求的三分之一，而且情況繼續惡化。布國每年在進口稻米上花費達 400 億西非法郎（當月匯率是 1 美元兌 460 西非法郎），而這個數字到了 2010 年預估是 750 億。見布國報紙 *Sidwaya*, June 19, 2007, p. 11。

註⑫ 台灣派赴各政要農場一覽表請參考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 159~163。農技團在甘比亞的政治成就見外交部非洲司與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頁 256；在賴比瑞亞的政治功能見中華民國外交部藏〈非洲司檔〉，檔號 231.32/0002，「中賴技合政策報告，1962 年 11 月至 56 年 12 月」，「非洲司長與賴比瑞亞農業部副部長會議紀錄」（惟談話時間為 1970 年 6 月 4 日）。

或是只照顧權貴而不在乎窮人。但是當台灣專家回來時，當地人則抱怨中國專家技術落後，凡事故做神秘且態度惡劣。^①無論兩岸如何協助，非洲人民似乎都是受害者。

台灣農技人員擁有當地村民無法想像的財富，與政府關係良好，又有技術與資源分配的優勢，在駐地必定是頗有權力的一群。但他們也面對著很大的壓力，特別是在早期，他們的角色像台灣的義務役士兵，不准攜眷享受家庭生活，也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滿足一些外行官員「面積愈大愈好，產量愈高愈好」的要求。^②面對陌生的文化、政治與惡劣的生產條件，只能勉力提升產量。他們要營造出繁榮受援國的效果，又背負著國家的聲譽，壓力大到痛哭失聲可以想見。^③

但農技團住的終究不是軍營，而且即使軍營也壓不住情慾。2001年3、4月間，台灣聯合報有一系列台非結晶的故事，就透露出些許技術人員的當地社會生活。要這批看起來享有金錢與權力的年輕男性在工作之餘不與當地異性接觸恐怕很難，且以他們的地位，當地異性也會主動獻殷勤。這些年輕人有些在台灣有家室，有些只想暫時到非洲掙錢，故交往後產生的個人問題，經過膚色與權力的渲染之後，就有可能塑造為「台灣人以援助者的姿態到非洲玩女人」的形象，進而將這種聯想往殖民心態引去，非洲人民又成為被欺負的弱者了。

總之，在幾十年來援非稻米技術的背後，往往只證明了技術人員的辛苦帶領非洲農民暫時克服了非洲的自然環境、勞力供應、政府素質與基礎建設種種障礙。然而豐收並不表示有廣大市場、不意味受援國適合種稻、也不表示台灣農技獲得受援國政策支持。受援者實際上是不是真的繁榮，生產是否符合經濟效益，也未見得是援助與受援者之間主要考量。種種情形看來，台灣的農技很難使豐收的榮景維持下去，但是卻可能造成當地人民的依賴與怨懟。

馬拉威外長喬伊斯班達女士（Joyce Banda）講起了台灣在她老家援助的一個玉米種植項目。「玉米一點沒長過，台灣人倒是跟當地女人生了一大群孩子」班達戲謔地說。「如果你到這個地方去，你絕對看不出這裏曾有過任何種植項目，人們和過去一樣窮。」^④

註① 甘比亞方面對台灣的抱怨見 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p. 94-95, 180；對中國的抱怨來自筆者田間訪談，台灣農技團員也普遍聽聞類似批評。

註② 語出台灣前駐尼日大使沈祖濤，原文是「農耕技術我不懂，但我只把握兩點：面積和產量。面積越大越好，產量越高越好。」見郭敏學，*非洲七十日*（台北：台灣日報出版社，1969年），頁138。

註③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104。

註④ 劉金海、田野，「探訪中國新建交國—馬拉威」，*新華社*，2008年3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06/content_7730488.htm，2009年3月20日下載。

肆、協助馬拉威經濟獨立

一、生產稻米

外交部長 Joyce Banda 是南方 Zomba-Malosa 選區出身的政治人物。她對台灣農技團的形容，如果說得更白話就是「台灣農業專家其實只會玩女人，除了小孩別的什麼都沒生產。」聽起來台灣人當了多年毫無貢獻的騙子。受到她的影響，筆者前往她的家鄉做田野調查，而她的家鄉看起來的確是十分窮困。以下檢驗台灣為何四十年還對該國經濟沒有貢獻，將以她的家鄉為中心。

四十年前台灣剛到馬拉威，先是選定北部的 Karonga 示範。北部居民一般教育素質較高，且 Karonga 原來就是產米區。然而隨著豐收引來「朝野重視」，重心也就跟著移到人口與政客都較多的南部。Joyce Banda 的選區 Zomba 位在南部省，1975 年以前是殖民政府與馬拉威政府的首都。由於接近政治中心，接下來十幾年都是我國技術團的重心所在。早期團部曾短暫設於 Zomba 東部約三十公里的 Njara，後來團部遷到 Zomba 北部差不多距離的 Domasi，老總統班達（Hastings Kamuzu Banda）—統治馬國近三十年的獨裁者—曾親訪這兩地參觀台灣的成就。

事實上馬國原來要的不是稻米的成就。如前所述，非洲國家獨立後，多亟思提升國內糧食自足能力。馬國的經濟高度倚賴菸草與茶等經濟作物出口，人民多以玉米為主食，惟往往生產不足仍需進口。故想提高國內糧食供應時，當然希望台灣幫忙提升玉米產量。然而，由於台灣的專長是種稻，因此建議該國改接受台灣稻米的技術援助，^②也就是台灣依自己的條件改變了馬國對援助的需求。

馬拉威人雖喜米食，也有種植，但對一般馬國人民而言，吃的多半是玉米粉加水煮成的 Nsima，偶爾吃飯也算是奢侈的享受，所以國內市場有限。國產米雖不是主食，但供外銷對收入仍有不少幫助。所以，雖然台灣的專長是稻米，但發揮和殖民主義者一樣的功能，幫助馬國發展經濟作物增加其外匯。台灣於 1968 年開始為該國擬定稻米計畫，馬國當時年產量大約是 4500 公噸，預計兩年後在台灣的協助下最高可達 8000 噸，這些米要「全部用作外銷」來增加馬國的外匯。^③

要增加馬國外匯，當然儘量增加產量，也要建立制度來維持產量。就提升產量而言，台灣除了推動一年兩穫，嘉南八號蓬萊米及產量更大的神奇米 IR8 立即被引進馬拉威。就制度而言，台灣試圖引進日本留下來的農民合作社制度。運作原理是台灣提供稻種與肥料貸給合作農民，農民於次年稻米出售或折抵還給技團，換取下一年生產

註②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頁 175。

註③ Note, Secretary for External Affairs to Secretary for Economic Affairs, July 20, 1968, in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Nationalist China" (12-10-5R/28394/EA11502),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wi (hereafter MNA).

資材，期能讓農民了解成本、擴大小農營運規模、提高競爭和議價能力。台灣做得遠比說得多，兩年後，台灣超越目標協助該國產稻達約 10000 噸，再兩年產量達 20000 噸，到了 1978 年已達 30000 噸。^⑤由於成效良好，馬國全國稻米生產幾乎受到台灣技術團直接或間接的掌握。

但台灣很快就體會到在馬國要增加稻米生產不是技術合作的層次。馬國稻米生產後是由國營公司 ADMARC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Corporation) 獨家收購後再出口到國外。因此，不能讓農民決定價格，否則國營公司的利潤會減少。台灣組織農民不但增加國營公司獨占的困難，還可能威脅獨裁者班達的權力。因此，老班達總統特別交待，限制農技團對管理問題介入的程度，政府不可放鬆對農民的控制。^⑥

政府強調控制農民，台灣純粹「示範」，對市場反應就比較緩慢。台灣米產量雖大，口味卻不受市場歡迎。馬國米以外銷南非為大宗，惟該地口味傾向粘性小的長米 Blue Bonnet，因此也限制了台灣米的歡迎程度，而產銷都得經過政府的結果就是拖了十年才大規模更換 Blue Bonnet。^⑦但是無論用那一種米，人民有意願生產才最重要。為了讓馬國在有限條件下擴大生產以增加收入，台灣力勸馬國調高稻米收購價，馬國政府也很清楚低價收購會打擊生產意願，^⑧但獨占公司的價格從來沒有讓農技團滿意。壓低收購價的理由不外是財政困難，並藉外銷與成本價差增加收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反正台灣會保證豐收，又何必提高收購價？

馬國的主食是玉米有其原因。該國降雨量有限，水資源與基礎建設皆少，故玉米等較耐旱作物對食物取得較有保障。既然稻米不是糧食作物，收入又不見得能保障全年生活，種稻的農民就會分心種玉米，甚至犧牲稻米生產以確保生計。馬國政府不提高收購價，農民就無法專心。於是台灣不得不犧牲產量，把許多墾區由一年兩穫的規畫改成一穫產米，另一穫生產玉米或其它雜糧。^⑨和馬國主食、農民習性與政治環境妥協是 1978 年後稻米產量開始下降的主要原因。

水稻所需的水也是問題。在許多較為乾旱的地區，水資源就是權力。早期隊部所

註⑤ 該統計資料來自馬國官方 *Malawi Statistical Year Book 1974* 與 *Guide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Malawi*。見外交部非洲司與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頁 242；與外交部非洲司等編，*我國海外技術合作之執行*（台北：外交部非洲司等，1987 年），頁 71。

註⑥ Memo from Secretary for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to President Banda, Sep. 28, 1973, in “Technical Assistance Offer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7-4-5F/21320/ZH167V), MNA.

註⑦ 1987 年起，台灣逐漸發現台中秈十號與 Blue Bonnet 相較，口味類似但產量更大適應性更強，再度協助馬國換種。

註⑧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in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ugust 17, 1968, in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Nationalist China” (12-10-5R/28394/EA11502), MNA.

註⑨ Meeting between Taiw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Mission to Africa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at Ministry Headquarters, June 4, 1980, in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9-6-3F/39484/233025), MNA.

在地 Njara，一位會說台灣鄉土粗話的 Joseph 老先生曾經跟著農技團工作許多年，仍依賴著台灣三十年前規畫的田地耕作。他回憶當年一公頃五千公斤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理由很簡單：台灣人是政府請來的，知識和膚色都像權威性的英國白人，交待事項地方政府得罪不起。惟一旦他調，水利單位就不再配合供水。即使溝渠完備，水田很快變成了看天田，不但只有一穫，產量也降為每公頃約一千公斤。

除了水，種稻也需要大量人力。馬拉威一方面受限於天然環境，人口有限，另外從殖民時代起，就向南部非洲礦區輸出勞力。因此，農村的勞力供應更為受限。稻米生產所需大量勞力，最好的方式就是事先將農戶遷進墾區，台灣今天在巴格雷的成果就與此密切相關。然而，若政府事先未將這個工作做好，勞力供給就會無法支持墾區規模。台灣耗資建成的墾區實質意義是灌溉區，故除了耕種，水利的管理維護工作也需要許多人力。有些台灣墾區建成後維持極差，就是由於農戶不足，而且隨著維護不佳造成惡性循環，農戶流失更嚴重。^⑩

政府也有其它勞力供應方式。一種是馬國的少年先鋒隊 (Malawi Young Pioneers)，簡言之就是獨裁者班達以培養青年為名所建的私人勢力。這個組織的政治功能當然是支持班達，在經濟功能上就是要求青年下鄉。既可解決城市失業問題，也可以彌補農村勞力，故培養的內容之一，就是學習農藝。台灣的示範區接收了不少這些隊員，理論上是將他們培養為技術種籽，成為將來的政府官員、雇主或自耕農，為全國擴大稻米培育做準備。^⑪然而，動員來的年青人對農村熱忱不一，也可能是政府對他們的工作沒有完整的預算規畫，^⑫更有可能是報酬不夠豐厚，大多數很快就想離開。^⑬原本要以這些少先隊為骨幹的稻米計畫，也無疾而終。

少年先鋒隊的勞力不能依賴，老班達時代關了數千反政府人士，牢裏充足的犯人成了另一種來源。犯人沒有拒絕的能力、偷懶會被處罰、又幾毋需預算支出，故政府利用監獄人犯來協助開墾，成為普遍的現象。在 Domasi 開墾時農技團對犯人有以下的稱讚「比普通工資便宜，不僅節省公帑，工作效率較普通工人為高。」^⑭但使用犯人形同利用強制勞工，援助的意義盡失。Joyce Banda 也可能知道這樣的情形，因為她的住家就在當地老監獄旁不遠。據台商說到了 1980 年代馮耀曾大使慮及台灣形象，才停止到處使用強制勞工的手段。

註⑩ 最清楚的例子是馬國中部的 Bua 墾區，見中華民國七十一年赴非洲農業技術合作考察團考察成果報告，1982 年 6 月 12 日，頁 14；七十七年非洲地區技術合作考察團考察報告，1988 年 5 月，頁 16，以上資料由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駐史瓦濟蘭王國技術團資料室提供（以下簡稱駐史技術團）。

註⑪ Memo to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of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Local Cost-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April 5, 1978, in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9-6-3F/39484/233025), MNA.

註⑫ Letter, Secretary for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to Secretary for Youth and Culture, April 19, 1977, in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9-6-3F/39484/233025), MNA. 青年文化部與農業部對該負責台灣農技團輔導少年先鋒隊的開支有所爭議。

註⑬ 馬逢周、宋載炎、曾憲鼎、盧向志，海外技術合作工作調整及改進計劃，1985 年 3 月 31 日，頁 130，駐史技術團。

註⑭ 外交部非洲司與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頁 245。

彌補勞力不足只好靠機器，但是機器維修又是問題。機械的保養與維護能力不但反應農民知識水平，也反應整體國力。馬國官方語言雖然是英文與本土 Chichewa 語，但農民教育程度使語言以後者為主。馬國的教育政策台灣無法置喙，但語言與知識障礙影響所及，輕則因農民因不懂技術規範而對稻米品質造成傷害，^⑤嚴重則使保養工作無法落實，機械損壞機會因而大增，送修又受限於交通狀況惡劣，成本高昂使政府難以負擔，結果機械又難以取代人工。

台灣贈送馬國耕耘機時，馬國自稱可以負責維修，^⑥但等種種問題發生，馬國克服交通問題的方式是希望台灣贈送腳踏車，語言和知識問題上則盼台灣人多學當地語，也建議送馬國學生去台灣唸大學，同時學中文和農技。至於機械問題當然是希望台灣幫忙想辦法，並聰明地提議台灣引進耕牛取代機械，惟農技團也要再增加獸醫服務。^⑦種種克服障礙的方法都牽涉過於複雜，台灣只好將栽培、維修、操作與管理問題編製成 Chichewa 語的講義來解決問題。^⑧

在馬國植稻產生的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但 Joyce Banda 的家鄉 Domasi 似乎是個例外。該地因為有河川流經，1972 年台灣開始將它開發為一個五百公頃的全國稻米中心，確保馬國稻種供應。每當台灣要證明在該國技術推廣成功，Domasi 一定是訪客必經之地，也因此該地有著最堅實的灌溉建設。充分的供水與灌溉使得墾區得以享受一年二穫，毋需像他處分心生產雜糧。惟 Domasi 雖然理論上在 1980 年代已經交給馬方經營，但事實上一直有台灣技術人員駐守。

為何台灣技術人員要持續駐守？馬國農民受限於知識或稻米獲利能力，不但無心保養機械，也無心維護灌溉系統。台灣 1980 年代中期曾統計，為馬國開發的 15 個墾區，絕大多數都有維護的問題。^⑨台灣農技團人力有限，只能選擇重點地區加以維護，Domasi 就這麼地生存下來。1984 年馬國官員對該墾區能否獨立的質疑堅稱「田裏金黃色的稻穗就是最佳答案」，台灣官方也形容「有白鷺鷥棲息其間，稻草人在風中搖曳，田邊有幾間小草寮，農民正用打穀機打穀，發出豐收的聲響……，像極了台灣的鄉村景觀。」^⑩但這個台灣景色一定是由技術人員勉力維持到斷交前。斷交後半年作者到了

註⑤ Meeting between Taiw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Mission to Africa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at Ministry Headquarters, June 4, 1980, in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9-6-3F/39484/233025), MNA.

註⑥ Meeting between Taiw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Mission to Africa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at Ministry Headquarters, June 4, 1980, in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9-6-3F/39484/233025), MNA.

註⑦ Minutes of a Meeting Discussing the Findings of ROC Technical Cooperation Supervision, January 15, 1985, in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22-18-2R/50372/23154), MNA.馬國以經濟困難為由不再採購零件而將維修責任推給台灣，但台灣並無零件採購預算。由於此後持續贈予該國耕耘機，筆者猜測維修工作可能依賴拆卸廢置農機。

註⑧ 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編書處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工作報告（台北：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88年12月），頁23。

註⑨ 馬逢周、宋載炎、曾憲鼎、盧向志，海外技術合作工作調整及改進計畫，頁129。

註⑩ 光華雜誌編輯部，結在異鄉的果實－中華民國國際合作計畫記實（台北：光華畫報雜誌社，1984年），頁28~29。

當地，景色依舊，但「豐收的聲響」不復聞，因為打穀機已損壞，生產前景堪憂，居民急著問台灣人何時回來幫他們修。

由於透過稻米援助而改善該國糧食充滿變數，而外交壓力卻是立即的，因此許多農業援助就成為討好馬拉威政客的工具。班達總統曾在台灣驕傲地說他不接受北京賄賂，^④但台灣農耕隊幫他經營的約 76 公頃農場他是收了。筆者沒有足夠的資料佐證該農場的收益，不過象牙海岸總統的 375 公頃農場一個月淨賺一萬一千塊美金。^⑤其它如外交部次長與青年文化部長（掌少年先鋒隊）的私人農場，台灣也「協助經營」。^⑥讓政客高興，台灣的地位也就更鞏固，加上老班達總統採反共政策，台馬邦交就在其他非洲友邦棄台而去的情形下，生存下來。

二、生產玉米

冷戰的結束影響十分龐大，甚至波及台灣在馬國的生產計畫。在共產威脅消退的同時，老獨裁者也失去了西方的支持，國家被迫開始民主化。在多黨政治體制下，邦交不再穩固，馬國開始有政治人物訪問北京，而台灣也在這個時開始重新檢討自己的政治身分，外交愈來愈務實，提供作為鞏固邦交的技術當然也更務實，終於正視馬國最早的玉米援助需求，公開承認「前面三十年我們主要是參與稻米生產計畫，這類的計畫可以說是非常失敗的，原因是方向不正確。我們應該早就知道稻米在馬拉威價格昂貴又非主食，然而玉米才是，因此早年駐地技術團一味從事稻米推廣，是方向性的錯誤，也是失敗的主因。現在我們技術團改協助農民種玉米，相信日後的評價會是正面的。」^④

為了獲得正面評價，台灣扛起稻米生產失敗的全部責任有些言過其實，但改種玉米似乎是正確的決定。玉米是馬拉威的主食，市場價格只有米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人民最直接的需求，更沒有外銷市場的問題。成長時所需水分遠低於水稻，也沒有太多灌溉設施的問題，台灣成功的壓力理應較小。然而，這不表示從此一切太平，因為馬國玉米生產高度受天候的影響，且為了確保產量與品質，技術轉移仍需一定的知識水準。

台灣玉米計畫的重心在這個時候又回到了教育素質較高的北部，如此成功機會大，也「比較不受政治干擾」。^⑤民主時代來臨，再去政客私人農場幫忙「示範」已不

註④ 外交部週報，第 850 期（1967 年 8 月 8 日），頁 1。

註⑤ 蔣碩平，非洲十五年與旅途見聞（台北：聯經，1983 年），頁 75。

註⑥ 外交部非洲司與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效，頁 240、244。另見外交部非洲司等編，我國海外技術合作之執行（台北：外交部非洲司等，1987 年），頁 71~72。

註④④ 語出國合會助理秘書長李栢淳，見黃家啓，「跨出第一步」，國合會訊（台北），第 13 期（2002 年 1 月），頁 25。

註⑤⑤ 劉正慶，「馬拉威系列報導九」，中央社，2005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5/11/15/n1120915.htm>，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適合，但在政客雲集的南部農技團也不敢掉以輕心，Joyce Banda 家鄉就在這個時候又被納入玉米示範單位。除了在供水充足的 Domasi 增加玉米種子繁殖中心，Zomba 市主要道路南方 Mbwana 村有一個社區玉米種植計畫。而主要道路北方，Joyce Banda 的 Malosa 住家旁，除派專人負責一個社區玉米種植計畫，台灣也特別照顧，多修一個診療所。

政治上的解禁也使組織農民較為順利。雖然運作仍是利用小農集體議價能力較強的原理，但技術人員介入產銷的力量較過去大。結構仍是由台灣提供種子與肥料等資材給自願加入輔導的社區農民組織，農民收成後必須提撥收入的一定比例金額還給該組織當作循環基金，第二年再度投資在下年度種子及肥料，供如期繳回收成的會員使用，技術團補助的金額就下降。如此良性循環，逐漸讓當地農民自立。此外，由於一般人必須付款把玉米磨碎才能煮成 Nsima，為了擴充這個基金的基礎，技術團也贈送玉米碾粉機，透過碾粉的加工收益以加強該社區組織基金。簡言之，台灣協助農民組成小型農會，贈予所需的生產原料及加工器材，除了授予技術與成本觀念，更著重如何維持溫飽之餘還做一些投資，和過去技術示範相較，稍微偏向資本主義。

今天許多農技團的成員已不是過去講究產量的老兵，而是充滿市場觀念的年輕人。他們看出就算是豐收，由於舉國都是生產玉米，農民最多也只能勉強糊口，出售剩餘產品獲利有限。於是，有些技師說服他們輔導的農民組織不要在收成季節時將玉米出售，動用有限的基金改善倉儲設備，使農民的玉米得以在生產淡季時出售，趁市場需求提高時套取更大的利潤，再用這筆利潤建立更多碾粉廠賺取代工費，據說最多曾替一個社區以錢滾錢滾出 11 個碾粉廠。這些年輕人對農業援助的作法，其實與一間公司爭取市場幾無差異。不過他們能做的也只限於一個小社區，不能有組織地擴大規模，因為他們是外援機構，受限於法令不得與民爭利。

人人都愛獲利。在 Mbwana 和 Malosa 這兩個社區，即使知道台灣專家不會回來了，無論農民或當地負責協助推廣的官員，仍然非常讚賞台灣帶給他們的轉變。除了因為有專人不時協助提升播種與施肥技術，官員及農民對循環基金再投資的運用特別有心得。Malosa 的另一個小社區 Chilema 現在雖主要由歐盟援助，它的運作結構經當地官民決定，竟然完全複製台灣模式。因此，台灣的技術層面應是受到從地方官員到基層農民的廣泛接受。

然而，當地官員及農民仍然期待北京方面快點派人來支持他們的玉米田，因為這個模式仍有依賴性的缺陷。首先，由於是外來援助，有的農民認為農技團資材是一種贈予，或對本國人員貪腐的習性始終高度存疑，故獲利後不願向社區組織繳交基金。台灣或中國派來的人看來都具有公正性和權威性，在催繳上有說服力，是基金穩定的保證。其次，玉米田沒有可靠供水與灌溉設施，終究是看天田，故天候一旦有異，欠收將使循環基金無法回收，而若碾粉廠的收益無法彌補損失，整個社區計畫就會失敗，而負責該社區計畫的外援國不可能袖手旁觀。

不僅是依賴性，生產和運作上也有成本控制的困難。第一，雖然國營收購公司

ADMARC 壟斷穀物的時代已過去，但政府仍然控制肥料的價格，政治人物也常用肥料補貼區別支持者與反對者，農民常不敵政府調整肥料售價。台灣只好努力教導農民保護耕地和製作堆肥的技術以降低成本，惟農民知識水平難使技術普及。第二，社區碾粉廠立意雖佳，但機器多是當地採購的印度貨，品質難以保證。馬國地處內陸，運費使維修成本高昂，也會損及基金運用。第三，玉米非台灣所長，故種子品質受南非財團強力競爭，而種子繁殖技術移轉同樣限於農民知識水平，成效也很有限。爲了降低農民在價格上承受的壓力，台灣在 Domasi 建立採種田供應指導的農民。但又是由於外援機構，不得與民爭利，生產無法商業化使成本居高不下，種子也難以普及。種種因素使得即使台灣農技人員無論如何奔波於轄下三千多公頃的玉米田，即使產量高於馬國一般農民平均三倍，但面積也只占馬國國內玉米耕地百分之 0.27，對馬國缺糧的貢獻不到百分之 3.5，故成就難以凸顯，才会有被 Joyce Banda 奚落的機會。

由於看天候收成，獲利又不穩定，農技團只好鼓勵農民同時種植經濟作物，特別是煙草與花生，以確保農民的現金收益與循環基金的維持。這其實默認了過去歐洲殖民主義者的理論：非洲土地不適合生產食物，所以不如專心生產經濟作物，購買國際市場上相對價格低廉的穀物來解決糧食問題。此外，這樣的情形不啻是證明了協助馬國糧食自給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爲即使台灣全心投入在玉米發展計劃上，所屬農民雖時有豐收，但仍無法確保糧食供應。

三、另一種生產

早年由於台灣政府認爲團員出國已領高薪，所以比較不考慮人員心理狀況。在不准攜眷的政策之下，即使馬國的女子在台灣人眼中不見得個個貌美，但時間常使視角改變。四十年前駐馬農技領隊林鵬圖留下評論馬拉威女人的紀錄：第一眼看似討厭，第二眼覺得不錯，第三眼反而可愛，因其身段調和、胸部高聳、曲線健美—特別是臀部，而且善於用眼神表達意志。^④

從林隊長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農技團對女子外表，從不認同到產生遐想花了一點調適期。從長相看，他們原本毫無與當地女子發生關係的興趣。但由於工作有如在外島服役，兩年才能返鄉一次，枯燥無比的生活加上異性「表達意志」，馬國女子就會變得十分可愛，感情糾葛也很容易發生。不准攜眷的政策，到 1980 年代才改。雖然至今團員和當地女子私人情愫仍無法禁絕，但可以推估大規模「生產」台馬結晶一定是在不准攜眷的種稻時代。

Malosa 與 Mbwana 這兩個玉米社區以及曾短期擔任團部的 Njara 村民都沒有看過台馬混血兒，也沒有聽過台灣人和當地女性有任何瓜葛。台非結晶是集中在農技團活動時間最長的 Domasi。該地區如前所述，就算有了玉米計畫也是九十年代以後的事

註④ 中馬技術合作計畫成果報告（無公文字號，應爲 2003 年左右會議資料），頁 10，駐史技術團。

註⑤ 施民男，「看天田裏的春天」，國合會訊，第 12 期（2001 年 10 月），頁 39-40。

註⑥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頁 75-76。

情，而這些「小孩」年齡多在三十歲左右，紀錄的正是著重稻米的舊時代。Joyce Banda 面對新華社記者說她家鄉「玉米一點也沒長過，台灣人和當地女人生了一大堆台灣小孩」，有刻意曲解的味道。

Domasi 的台馬結晶看著作者，露出十分委曲的表情，他們希望能把「真相」傳達給台灣，說有一群台灣之子在馬拉威需要協助，又沒工作又沒學費。一群精壯的年輕人需要協助反而啓人疑竇，特別是學費部分。父母支持學費大概是中華文化不可抹滅的一部分，即使不結婚，稍有責任感的父親一定會努力籌措孩子的學費。

當地台商和離職團員則訴說不同的故事。早年這些男女感情也未見得是假，最感人的故事之一，就是由於技術人員常是單獨駐守，原本通訊就困難，平時依賴車輛聯絡。惟得了瘧疾無法行動，只好由女伴揹了好幾天外出求醫。就算同一個屋簷下住了幾年還沒有感情，有了骨肉總瞞不過其它團員，所以父親要離去時，爲了彰顯責任感，「公定價」是至少留下一幢房子，並設法用特權爲自己的女伴保留約一公頃的肥田，以作孩子將來的生活與教育費。作者一位在馬國高層任職的朋友是 Joyce Banda 的同鄉，他確認這在當地是一筆很大的資產，這樣的父親非常負責，至少他有正式婚姻的父母親早年離異時，父親沒想過留下生活費或學費給他們母子。

這些混血兒不見得受排擠，事實上他們的血統令人羨慕的成分可能超過被歧視，因爲台灣之子代表較有保障的生活。爲了孩子，父親給了魚也給了魚竿，但女方常因各種當地因素揮霍了這筆財產，惟由於生父是台灣人，後繼的農技團員、台商或台灣佛教團體開設的孤兒院，通常都很願意繼續支持其求學或安插工作，確保生活無虞。這樣的接力照顧的確培養出一些優秀的人才，有些已經當了醫生或律師，但更多的故事是有些結晶們從來不滿意，即使失業也只願接受現金接濟、以求學爲名行墮落之實、染愛滋病死亡或嫌台灣資助人太小氣而四處控訴。

無論這些台馬混血兒發展好壞，三十多年前那位父親要負的責任可能很小了。這些不滿意的混血兒也是一個對非援助的縮影。許多非洲國家到現在還在將所有的貧困問題歸咎於殖民主義、外國協助不切實際、要求更多的減債或貸款來發展。其實真要檢討，恐怕還是反求諸己的多。不管是一個獨立的人或國家，本來就應該掌握任何機遇努力發展，改善天生的缺陷。外界支援給多了，反而養成依賴性。

中國駐馬拉威大使林松添：「期待加強雙邊在煙草、棉花、咖啡、茶葉和商業農場等農業領域的互利合作，幫助馬拉威實現自我發展。」^④

註④ 中國駐馬拉威大使館發佈大使林松添 2009 年 1 月 7 日轉交援助物資談話，<http://chinaconsulate.org.nz/chn/wjb/zwjg/zwbd/t474381.htm>，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伍、新朋友

其實任何人都會掌握機會，關鍵在好處有多少。若外界給予的比自己努力的多，那當然反求諸己會少一些。冷戰之後，美蘇兩強對非洲失去興趣，非洲國家還能採搖擺手段在外援獲利，大約也只有玩弄兩岸關係。^{⑤①}馬拉威總統莫泰加（Bingu wa Mutharika）就是一個好例子。2007 年底，他就已經決定承認北京，然而他還是將姿態模糊了一陣子，故迅速獲得台灣大使莊訓鏗的七十萬美元，莊大使並且高興地宣佈莫泰加已收錢，邦交沒有問題了。^{⑤②}

爲了建交，中國承諾接續台灣對馬國的諸多援助，但也非事事順遂。剛開始北京很樂於聽到馬國批評台北援建的道路與建築工程進度慢、設備差、動口不動手、趕不上莫泰加 2009 年大選等等。中國信心滿滿地接手後才發現困難重重，雖拖延因素出自馬國，卻飽受履行承諾的壓力。^{⑤③}此外，北京可以把交往四十二年的台北逼走，在馬國的形象應該很類似財主，結果上上下下都來伸手，也飽受需索壓力。雙方建交才二個月，就傳出中國大使館斥責馬拉威人是乞丐。^{⑤④}

罵人乞丐就表示不可能輕易給好處，也顯示中國和台灣看待援助方式迥異。中國依其發展經驗，原本也有「自力更生」做爲援外範本，在這個原則下，毛澤東時代爲展現真誠，還會以無償援助來鼓勵比自己富裕的友邦「自力更生」，但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面有限的資金不許浪擲在援外上，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消融後，純粹利他的自力更生也受到檢討，因爲「完全奉送的辦法，對雙方都不利」，^{⑤⑤}開始強調以有限的資源，獲取最大政治利益。接著配合非洲國家要求增加投資及貿易，與中國企業走出國境的需求，北京把握機會，在援外方式及資金來源上愈來愈多元化，強調合資合作進

註⑤① Ian Taylor, "Africa's Place in the Diplomatic Competi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Issues & Studies*, Vol. 34, No. 3 (March 1998), p. 131.

註⑤② 金額與興奮之情由莊大使在公開場合表達。

註⑤③ 參考劉金海，「台援建馬拉威豆腐渣工程促台馬斷交」，*國際先驅報*，2008 年 1 月 22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8-01-22/081914798389.shtml>; Ruby Suzghika, "Malawi gives Chinese company deadline on New Parliament," *Nyasa Times*, December 9, 2008, <http://www.nyasatimes.com/national/2103.html>; Josh Ashaz, "Karonga-Chitipa road will delay says China," *Nyasa Times*, November 15, 2008, <http://www.nyasatimes.com/national/1887.html>; Marcel Chimwala, "Funding bonanza expected as Malawi switches allegiances from Taiwan to China," *Engineering News*, February 1, 2008, <http://www.engineeringnews.co.za/article/funding-bonanza-expected-as-malawi-switches-allegiances-from-taiwan-to-china-2008-02-01>，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註⑤④ 見 Lameck Masina, "Chinese Envoy's Remarks on Malawi Breed Resentment," *Voice of America*, March 28, 2008, <http://www.voanews.com/english/archive/2008-03/2008-03-28-voa36.cfm>，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註⑤⑤ 李安山，「論中國對非洲政策的調適與轉變」，*西亞非洲*（北京），第 8 期（2006 年），頁 18，轉引自中國共產黨中央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1127-1128。

入非洲市場。^⑤隨著時代的改變，中國在外援模式上，除了自力更生，互惠互利的原則更受重視，也就是中國在幫助非洲國家自立的同時，必須要獲得利益。

互惠互利的的方法各有不同，就合資合作而言，多以租賃或購買的方式由中國廠商取得經營權。以一個 1991 年馬利的例子來看，就是中國貸款援建一個紡織廠，馬利無法償債，於是把該廠大部分股份賣給中國商人，中國政府提供低利貸款協助該公司償債與經營。^⑥如此馬利政府清償債務而自力更生了，而中國企業則得以在非洲拓展。上述中國在馬拉威的道路援建工程問題再多，承包商都是非洲的中國企業，也就是說北京幫馬拉威修建自力更生所需的道路，但援助費用卻是用來壯大本國公司。那麼農業呢？要幫助它國的糧食自給，怎能再圖利本國？

早年北京對非洲的的農業援助也飽嘗受援國文化、政治與環境阻礙之苦。中國專家指導下年年豐收的景象，往往在移交後又恢復到原來刀耕火種的時代。既然明白無償援助很難改變非洲貧困，而協助糧食技術示範又沒有效率，中國現在所謂農業援非，都是強調利己之後才利他，以企業獲利為主要考量，不重餵飽當地人民的慈善行為。^⑦所謂「示範」不重技術傳授，而強調產品銷售，也就是非洲民眾必須付費享受中國農技。比起台灣在循環基金上對農民的循循善誘，這種成本訓練殘酷但有效。最有名的典範是 1990 年中國農墾公司由政府協助，在贊比亞買下中贊友誼農場，且由中國管理人員以極低價雇用一百多名本地員工，六年就賺回了兩個農場，接著不但購買更多農場，也成為解決該國糧荒的廣告。^⑧

換句話說，北京的外援雖仍然是政府對政府，但傾向走企業經營路線。現在更興起「科技示範戶」的想法，鼓勵中國農戶到非洲開辦小型家庭農場。這種示範除了重視商業收益，還有保障中國糧食安全及減低人口壓力的功能。惟無論是企業或個體戶模式，基本要求都是把農地使用權買斷，也就是類似殖民主義者，取得土地使用權之

註⑤ 有關中國援外自力更生原則、方式變遷、合資合作與承包工程的種類，請參考林德昌，「一九九〇年前後中共的援外政策－持續與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 38 卷第 12 期（1995 年 12 月），頁 35-50，與林德昌，*海峽兩岸援外政策之比較研究*，頁 138-181。另外有關中國對外援助的分期與計算方式，請參考 Deborah Brautigam, "China's Foreign Aid in Africa: What Do We Know?"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2008), pp. 197-213.

註⑥ 李安山，「論中國對非洲政策的調適與轉變」，頁 18-19。

註⑦ 相關官方及學術論點，請參考農業部副部長劉堅發表的「中非農業合作源遠流長」，*世界農業*（北京），第 10 期（2000 年），頁 3-4；陳燕娟、鄧岩，「中非農業合作可持續性研究」，*世界農業*，第 1 期（2008 年），頁 65；劉少魯，「中非農業合作的探索與思考」，*農業經濟*（瀋陽），第 10 期（2007 年），頁 41。

註⑧ 該農場成本效率的評價，請參考鄭文聚，「從國際援助的發展看中國對非農業援助」，*西亞非洲*，第 2 期（2000 年），http://iwaas.cass.cn/SuoKan/show_SuoKan_Is.asp?id=435；周建莉，「中國企業搶灘海外市場」，*中國投資*，2004 年 7 月，<http://www.chinainvestment.com.cn/link0407.htm#704>；榮松，「友誼合作的示範－記李瑞環參觀中贊友誼農場」，*新華社*，2003 年 2 月 18 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0030218/925541.html>，及中國農墾公司官網 <http://www.cnadc.com.cn/News/2007/9/vc4rktajog.htm>，以上 2009 年 3 月 20 日下載。

後，才能排除當地的政治與文化障礙，繼而產生效益。而其豐收的視覺效果一樣可以為外交服務，為技術做廣告。^⑤

既然是企業經營，市場導向的商人在評估時一定會比政府小心。馬拉威投資不振主要原因是貪污嚴重、苛征雜稅多、一年有六十天以上在停電、基礎設施差、也沒什麼礦藏，要中國大規模商業投資恐怕還要評估一段時間。中國政府目前做的事情除了承諾的工程，對這個農業國家的主要農業援助，完全不考慮協助沒有競爭力穀物，只安排中國廠商基於原料的需要，採購棉花與菸草等殖民時代留下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農產品。

馬拉威農民多無土地轉讓權，無法出售土地給中國商人，Joyce Banda 的鄉親期待北京派人來接手台灣指導的玉米和稻米田，看來會落空，因為新朋友不做無利可圖的慈善事業。中國大使詮釋的「幫助馬拉威自我發展」途徑，完全符合「自力更生」和「互利互惠」原則，除了經濟作物就是商業農場。前者的「幫助」是安排中國企業按市場規則向馬拉威購買農業原料，後者的「幫助」是安排商人到馬國開農場，用出售農產品來協助解決馬國糧食問題。若貧窮的農民想學「技術」，可競相表達在中國商人投資的器材設備上有如何強烈的保護決心或學習意願，或許雇主願低薪錄用。

這聽起來像剝削，但不表示馬國沒有更多經濟利益。Joyce Banda 的次長 Mark Mbewe 甫建交時說中國投資數字很低，主要是小貿易商把中國的物品出口到馬拉威。^⑥筆者在 Zomba 認得一個 Mbewe 形容的福建貿易商，他居住條件與當地人民無異。他感激中國政府鼓勵他到非洲發展，否則他一輩子都是農民，中國農民吃苦耐勞的能力在非洲足以使他轉換身分成為商人。這位商人不講愛國主義，因憂心蜂湧而來的中國商人將削滅他的獲利，竟然反對祖國與馬拉威建交。他的憂心不無道理，建交僅十個月，中國對馬國出口上升了 422%，占雙方貿易額九成以上，中國商人賺錢時，貧窮的馬國人民獲得更廉價的消費品。^⑦

非洲的消費水平低，法規少，是中國次級工業品的良好出口地，在非洲設廠向歐美出口也享有優惠關稅。廉價的中國貨不僅只提供一般商品，也足以用較低價格競標

註⑤ 相關研究請參考王晨燕，「對非洲農業援助新形式探索」，國際經濟合作（北京：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研究院），第4期（2008年），<http://qkzz.net/MAGAZINE/1002-1515/2008/04/2547206.htm>；「人大代表：國家應支持百萬農民到非洲種地」，星島環球網，2009年3月12日，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903/t20090312_994631.html；林華強，「尋非洲租地種糧，渝企出海構建天下糧倉」，時代信報，2008年6月13日，<http://www.nongji.com.cn/news/viewNews.action?newsId=31277>；邵杰，「中國農民在蘇丹開農場」，新華社，2007年4月25日，<http://news.qq.com/a/20070426/001990.htm>；Clifford Coonan, "China's new export: farmers," *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29, 2008,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chinas-new-export-farmers-1215001.html>，以上2009年3月10日下載。其中英國媒體報導的「保定村」真實性雖有爭議，但在中國引起廣泛迴響，也符合北京對非農業政策的期待。

註⑥ 周雲，「馬拉威高官揭密」，東方早報，2008年1月18日，<http://news.163.com/08/0118/11/42G2549R000120GU.html>，2009年3月20日下載。

註⑦ 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mfa.gov.cn/chn/wjb/zjjg/fzs/gjlb/mlw/default.htm>，2009年3月20日下載。

非洲的資源開發。中國商人到處攻城略地，等於奪取了西方國家原有的市場，故西方國家屢次拿中國打擊非洲本地產業，輕視勞工權益，或協助專制政權等理由責怪北京。連北京社科院都有學者認為，就掌握資源和賺錢而言，中國和一般殖民主義者無異。^②

然而，是殖民主義又如何？中國商人的存在反而受到許多非洲國家歡迎。評斷一個國家是否獨裁專制是政治問題，本來就不是尋找市場的商人要考慮的。失業問題也不見得全部該歸罪於中國商人。有些中國商人在非洲設廠時還願意提供就業機會，有些直接就從國內帶勞工過來，他們不用當地勞工的原因無它，就是不想在文化因素—特別是勤勞問題上—浪費成本，這樣的態度使一些非洲人甚至開始檢討失業問題該反求諸己。^③

當非洲本地產業節節潰敗時，出現了價格為窮人所能負擔的消費品，這讓中國商業入侵更讓人難以拒絕。在南非，2006年曾有勞工團體抗議中國紡織品進口影響其生計，使得雙方政府都被迫在紡織品上設配額，結果竟然引來零售業者的抗議，因為只有中國產品可以降低他們的成本。^④

幾十年來努力尋找市場，今天即使在非洲的深山，中國商人也是熟悉的風景，協助解決當地需求，非洲人不歡迎也得接受。莫泰加總統談到為何要與台灣斷交時說：「要想發展，就必須與中國進行合作……歡迎來投資」^⑤清楚地解釋了中國在非洲的實力不是展現在金援，而在政府與私人協力尋找市場。

台灣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陶文隆：「中國與非洲地區經貿往來是賺錢的；尤其把很多國內盲流送到非洲，也解決了內政問題。相反地，如果我們還在擔心被太陽曬或被蚊子咬，把外交丟給職業外交官，民間投資裹足不前，那外交情勢自然不佳。」^⑥

陸、結 論

莫泰加剛獲得聯合國的農業獎，表揚他的原因，是由於他在玉米生產政績卓越，不但恢復生產力，甚至得以出口。但事實上莫泰加為了宣傳他的糧食奇蹟，寧願把玉米鎖在倉庫讓記者拍照，無視國人飢饉。^⑦倘若政治領袖不惜拿人民的肚皮兌換政治聲望，我們實在很難期待他們配合外國農業專家的意見，或感激這些專家餵飽該國人民

註② “No Question Asked,”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 2006, p. 34.

註③ Chris Alden, *China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7), pp. 82~86.

註④ *Ibid.*, p. 81.

註⑤ 穆東、劉金海，「專訪馬拉威總統穆塔里卡」，新華社，2008年12月27日，<http://www.jiedong.gov.cn/info/gnwnews/2008122872.html>，2009年3月20日下載。

註⑥ 蘇永耀，「陶文隆：島內內鬥，削弱外交競爭」，自由時報，2005年10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2005/new/oct/27/today-p5.htm>，2009年3月20日下載。

註⑦ 中國駐馬拉威大使館經商處譯自2008年12月26日當地新聞，<http://malawi.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812/20081205983331.html>，2009年3月20日下載。

的努力。

美國作家 Paul Theroux 以早年到馬拉威當志工的經驗，批評該國現狀遠不如剛獨立時，多年外援無法發揮的原因在於政府浪費。他繼而反對西方對非洲進行援助，因為非洲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就是更多援助。^⑧台灣經驗在援助馬拉威或其它非洲國家，都接近這位作家的想法。無論台灣如何提供農業技術，試圖幫助受援國經濟獨立，真正的關鍵一定還是受援國自己的意願。因為外國無法突破當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障礙，而如何解決這些障礙，沒有人比受援國自己更清楚。

台灣援非不講圖利，只談善意，但這種協助難有擴張效果，往往淪為受援國的財政補貼。就算給了魚竿也教了釣魚，但受援者卻失去找魚的能力，反而找到了代罪羔羊。受援者很容易將未能繁榮的原因怪罪台灣技術落後、自私傲慢，而若將這種指控與農村貧窮婦女與兒童形象相連結，就更彰顯了台灣不負責任。和非洲批判西方的邏輯相同，台灣永遠做不夠好。援助者為了彌補過失，就應提供更多協助。

相形之下，即使中國考慮如何協助非洲國家農業，也是建構在商業利益的基礎上。這樣的情形恰好符合非洲學者 Dambisa Moyo 的期待：要使窮國經濟成長，不能僅僅投入援助的資金，而要把資源分配到最有生產力的地方。^⑨這解釋為何中國企業只考慮馬國經濟作物，完全不考慮台灣努力了四十多年的穀物。就算馬國政府要求中國協助糧食增產，中國也有的是企業或渴望翻身的農民來經營「商業農場」。非洲國家投資條件惡劣，在需求外資若渴的情況下，就算是榨取也只能稱謝，在積極的中國投資者壓力中更努力尋找自己在生產鏈中的定位。

像許多西方人一樣，生活品質的要求使得台灣人就是怕日曬蟲蛇、疾病政變，政府缺乏理由鼓勵人民到非洲去冒險開闢市場，所以外交上只好不斷動用預算去配合非洲國家要求，推動農業援助，惟這種協助若無受援國全力配合，根本無法收效。要使我國農業技術可長可久，就須依市場原則制定產銷決策，但外援單位受制於本身的定位或當地政府的意願，不敢與民爭利，所以農技成就往往只是曇花一現。

總之，除非能以公司型式經營，台灣對非洲應該考慮停止發展援助—特別是農業援助，因為單方面的努力永遠無法解決對方的政治、社會或市場需求。這並不表示要停止獲得政治承認，也非中斷所有協助，而是應將資源與宣傳調整到其它較無爭議的純人道事項—如醫療與緊急食物捐贈。如何發展經濟應是非洲友邦自己的工作，若台灣技術專家實為對方所需，則請以合理價格聘用。當非洲國家購買台灣技術，表示對方已經掌握確切的市場資訊與突破障礙的決心，台灣的技術將更符合非洲的需要，也更受到珍惜。

* * *

(收件：98年3月27日，接受：98年11月9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⑧ 見 Paul Theroux, "The Rock Star's Burde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12/15/opinion/15theroux.html>, 2009年3月20日下載。

註^⑨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p. 113.

Taiwan's Experience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Story of Malawi

Philip Hsiaopong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aiwan encountered in it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its African allies.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the case of Malawi, where Taiwan has placed teams for 42 year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only market-oriented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can be sustainable. Farming assistance based purely on charity faces numerous local obstacles, and thus not only fails to improve poverty, but also generates dependence and resentment.

Keyword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Malawi; 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參考文獻

- 「人大代表：國家應支持百萬農民到非洲種地」，星島環球網，2009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903/t20090312_994631.html。
- 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1960-1974）
（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4 年）。
- 王晨燕，「對非洲農業援助新形式探索」，國際經濟合作，第 4 期（2008 年），
<http://qkzz.net/MAGAZINE/1002-1515/2008/04/2547206.htm>。
- 中華民國外交部藏〈非洲司檔〉，檔號 231.32/0002，「中賴技合政策報告，1962 年 11
月至 56 年 12 月」，「非洲司長與賴比瑞亞農業部副部長會議紀錄」。
- 中馬技術合作計畫成果報告，國際合作基金會駐史瓦濟蘭技術團提供，頁 10。
- 「中國駐馬拉威大使館發佈大使林松添 2009 年 1 月 7 日轉交援助物資談話」，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chinaconsulate.org.nz/chn/wjb/zwjg/zwbd/t474381.htm>。
- 「中國駐馬拉威大使館經商處當地新聞」，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malawi.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812/20081205983331.html>。
- 外交部非洲司與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處編，我國與非洲國家技術合作之執行與成
效（台北：外交部，1976 年）。
- 外交部，七十七年非洲地區技術合作考察團考察報告（台北：外交部，1988 年 5
月）。
- 外交部，中華民國七十一年赴非洲農業技術合作考察團考察成果報告（台北：外交
部，1982 年 6 月 12 日）。
- 外交部非洲司等編，我國海外技術合作之執行（台北：外交部非洲司等，1987 年）。
- 外交部，外交部週報，第 635 期（台北：中華民國外交部），頁 1。
- 外交部，外交部週報，第 850 期（台北：中華民國外交部），頁 1。
- 外交部，外交部週報，第 1051 期（台北：中華民國外交部），頁 14。
- 光華雜誌編輯部，結在異鄉的果實——中華民國國際合作計畫記實（台北：光華畫報
雜誌社，1984 年）。
- 李安山，「論中國對非洲政策的調適與轉變」，西亞非洲，第 8 期（2006 年），頁
11~20。
- 林芥佑，「吳釗燮：台灣以技術援助友邦中共採金錢外交」，中央社，2007 年 5 月 11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5/12/n1707827.htm>。
- 林華強，「尋非洲租地種糧，渝企出海構建天下糧倉」，時代信報，2008 年 6 月 13
日，<http://www.nongji.com.cn/news/viewNews.action?newsId=31277>。
- 林德昌，海峽兩岸援外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成文，1999 年），頁 189~191。
- 林德昌，「一九九〇年前後中共的援外政策—持續與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 38 卷
12 期（1995 年 12 月），頁 35~50。
- 邵杰，「中國農民在蘇丹開農場」，新華社，2007 年 4 月 25 日，<http://news.qq.com/a/>

20070426/001990.htm。

周建莉，「中國企業搶灘海外市場」，*中國投資*，2004年7月，<http://www.chinainvestment.com.cn/link0407.htm#704>。

周雲，「馬拉威高官揭密」，*東方早報*，2008年1月18日，<http://news.163.com/08/0118/11/42G2549R000120GU.html>。

施民男，「看天田裏的春天」，*國合會訊*，第12期（2001年），頁37~40。

郭敏學，*非洲七十日*（台北：台灣日報，1969年），頁75~76、138。

陳燕娟、鄧岩，「中非農業合作可持續性研究」，*世界農業*，第1期（2008年），頁63~65。

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編書處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工作報告*（台北：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88年12月）。

馬逢周、宋載炎、曾憲鼎、盧向志，*海外技術合作工作調整及改進計畫*（台北：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85年3月31日）。

黃家啓，「跨出第一步」，*國合會訊*，第13期（2002年），頁24~26。

鄧文聚，「從國際援助的發展看中國對非農業援助」，*西亞非洲*，第2期（2000年），頁17~23。

榮松，「友誼合作的示範—記李瑞環參觀中贊友誼農場」，*新華社*，2003年2月18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0030218/925541.html>。

蔣碩平，*非洲十五年與旅途見聞*（台北：聯經，1983年），頁75。

劉少魯，「中非農業合作的探索與思考」，*農業經濟*，第10期（2007年），頁40~41。

劉正慶，「馬拉威系列報導九」，*中央社*，2005年11月15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5/11/15/n1120915.htm>。

劉金海，「台援建馬拉威豆腐渣工程促台馬斷交」，*國際先驅報*，2008年1月22日，<http://news.sina.com.cn/c/2008-01-22/081914798389.shtml>。

劉金海、田野，「探訪中國新建交國—馬拉威」，*新華社*，2008年3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06/content_7730488.htm。

劉金海、穆東，「專訪馬拉威總統穆塔里卡」，*新華社*，2008年12月27日，<http://www.jiedong.gov.cn/info/gnwnews/2008122872.html>。

劉堅，「中非農業合作源遠流長」，*世界農業*，第10期（2000年），頁3~4。

劉曉鵬，「回顧一九六〇年代中華民國農技外交」，*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2期（2005年4月），頁131~146。

蘇永耀，「陶文隆：島內內鬥，削弱外交競爭」，*自由時報*，2005年10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2005/new/oct/27/today-p5.htm>。

Alden, C., *China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7), pp. 82~86.

Ashaz, J., "Karonga-Chitipa Road Will Delay Says China," *Nyasa Times*, November 15, 2008, <http://www.nyasatimes.com/national/1887.html>.

Brautigam, D.,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 (New

- York: St. Martin's, 1998), pp. 94~95.
- Brautigam, D., "China's Foreign Aid in Africa: What Do We Know?"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hina Into Africa: Trade, Aid, and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2008), pp. 197~213.
- Carter, G. and O. Patrick (eds.), *African Independence: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Chimwala, M., "Funding Bonanza Expected as Malawi Switches Allegiances from Taiwan to China," *Engineering News*, February 1, 2008, <http://www.engineeringnews.co.za/article/funding-bonanza-expected-as-malawi-switches-allegiances-from-taiwan-to-china-2008-02-01>.
- Coonan, C., "China's New Export: Farmers," *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29, 2008,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chinas-new-export-farmers-1215001.html>.
- De Gramont, S., *The French: Portrait of a Peopl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9), p. 182.
- Dichter, T.,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Wh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the Third World Has Faile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 Gold, T.,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M.E. Sharpe, 1986).
- "Gusmao's Speech," *BBC News*, May 19, 2002,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1997437.stm>.
- Jacoby, N.,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7).
- Lancaster, C., *Aid to Africa: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Do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Malawi National Achieves files: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Nationalist China" (12-10-5R/28394/EA11502), "Technical Assistance Offer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7-4-5F/21320/ZH167V),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9-6-3F/39484/233025), "Taiwan Technical Assistance" (22-18-2R/50372/23154).
- Masina, L., "Chinese Envoy's Remarks on Malawi Breed Resentment," *Voice of America*, March 28, 2008, <http://www.voanews.com/english/archive/2008-03/2008-03-28-voa36.cfm>.
- Moyo, D.,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SG, 2009), p. 37, 113.
- Nkrumah, K.,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London: Thomas Nelson & Sons, 1965).
- "No Question Asked,"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 2006, p. 34.
- OECD definition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

asp?ID=6043

- Riddell, R., *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achs, J. D.,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 Suzghika, R., “Malawi Gives Chinese Company Deadline on New Parliament,” *Nyasa Times*, December 9, 2008, <http://www.nyasatimes.com/national/2103.html>.
- Sidwaya*, June 19, 2007.
- Taylor, I., “Africa’s Place in the Diplomatic Competi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Issues & Studies*, Vol. 34, No. 3 (1998), pp. 126~143.
- Theroux, P., “The Rock Star’s Burde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12/15/opinion/15theroux.html>.
- Traoré, A., *Lettre au président des Français à propos de la Côte-d’Ivoire et de l’Afrique en général* (Paris: Fayard, 2005), p. 28.